

·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 · 福克纳卷



# Soldiers' Pay 士兵的报酬

[美] 威廉·福克纳 —— 著  
一熙 —— 译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福克纳卷



## 士兵的报酬

[美] 威廉·福克纳 / 著  
一 照 / 译

Soldiers'  
Pa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士兵的报酬 / [ 美 ] 威廉 · 福克纳著 ; 一熙译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2017.6

[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 · 福克纳卷 ]

ISBN 978-7-5407-8055-5

I. ①士 … II. ①威 … ②— …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0266 号

SHIBING DE BAOCHOU

士兵的报酬

[ 美 ] 威廉 · 福克纳 著

一熙 译

出版人：刘迪才

责任编辑：张 谦

辛丽芳

书籍设计：石绍康

责任印制：杨 东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电话：0773-2583322 010-85893190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荣华国际大厦 5 号楼 1501 室 ]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0.75 字数：230 千字 插页：4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 电话：010-67817768 ]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 福克纳在奥克斯福的故居  
↑ 福克纳与夫人埃斯特尔



↑ 福克纳在读书  
↑ 福克纳在写作  
↑ 福克纳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 福克纳墓碑指示牌  
↑ 福克纳墓碑

## 作家·作品

“写了《士兵的报酬》，我觉得写作是一种乐趣。可是我后来发现不只是一本书该有一个构想，而且一个艺术家的全部产品在总体上也该有一个构想。写《士兵的报酬》和《蚊群》时，我只是为写作而写作，找点乐趣。打从写《沙多里斯》一书开始，我才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值得好好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不完。”……对于福克纳来说，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他把那个退伍军人塑造成一个怎么了不起的人物，而在于他成了受害者的某个早期形象。……这本书有着某种引人注目的东西。与其说存在于作品本身，还不如说它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预告一位新作家的到来。

——欧文·豪：《福克纳评传》

长期以来，人们把注意力多集中在福克纳的几部重要作品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士兵的报酬》，便会发现他后期作品中对真理和个别观点简洁而深邃的探索，正是从他早期作品中对不同类型的孤寂和人易犯的种种错误的思考开始的。……《士兵的报酬》在写作上是不够完美的，有着一个青年作家起步时企图通过“借贷”来寻找自己风格所常有的弱点，同时他书中的人物也被扭曲了，因为他想使他们能代表他借来的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态度。

——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威廉·福克纳》

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象征，它还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理想主义者在残酷恐怖的战争面前精神上受到了何等巨大的创伤，他们为了认识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使他们的理解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作为社会的个体一一被摧毁了。

——彼得·艾奇格尔：《小说中的美国士兵》

福克纳在叙事方面的成就可以用他表达抽象主题的能力来说明，他使用程式化的人物来表达其主题，但没有损伤他叙述故事的戏剧性，即他朴实的现实主义。

——彼得·斯威格特：《福克纳的创作艺术》

一个特定时期的作品，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个时代的文学气候，同时也是天才显示自己才华的绝好表现。

——埃德蒙·L·沃尔普：《威廉·福克纳读者指南》

## 代 序

本书的译者一熙先生与我虽然有过多次书信与电话联系，至今却尚未有机会谋面。但我确知他不但是高校的一位负责任的外语教师，而且也酷爱外国文学翻译。我还能感觉出他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对于语言文字的感觉也很灵敏。最近一熙告诉我，他用了半年时间，用心翻译出福克纳所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此事颇使我为中国的福克纳事业后继有人而高兴。因此当他提出希望我为此译本的出版写上几句话时，我便感到难以推辞了。但因年老体衰，我已做不了太费劲的工作，于是便想能否取巧，从自己过去所写的著作中找出某个合适的篇章来充数呢？经过一番筛选，我觉得还是以 2014 年出版的《福克纳画传》（重庆大学出版社）中的一章“早期小说”的前半段较为合宜。下面所刊出的即是所选的段落。我想一熙先生译完此书必定有话要说，他要对读者说的必定会比我说得出的话更加精彩。我就此打住了。

写作《士兵的报酬》（*Soldiers' Pay*, 1926）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七年，公众对这件大事的兴趣尚未消退。福克纳也算是个复员军人，写战争余波和士兵复员回家也是情理中事。因此，这部小说在这个方面完全可以归入到“迷惘的一代”流派中去。小说中，回家的士兵叫唐纳德·马洪，一个在加拿大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的美国南方青年。他赴欧作战，在空战中受了重伤，以致面部烧伤、眼睛失明并且记忆丧失。1919 年春天，他在两个好心人的护送下回到佐治亚州某个小镇的老家。小说着重写的即是小镇各色人等对一个垂死老兵的反应，这也就是标题所指的“士兵们（所得到）的报酬”了。

首先，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唐纳德·马洪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切实际、只知严守宗教规则的牧师。他甚至都不清楚重伤的儿子实际上只是一具活尸了。其次，我们看到的是唐纳德的未婚妻塞西莉，她是个轻浮、虚荣而且很浅薄的女子。她原来醉心于当一位空军英雄的太太，这样自然可以大出风头。如今一见到未婚夫成了这副模样，所有的山盟海誓顷刻间烟消云散。她很快就委身于一个浮滑少年。这里还写到了一位原先对唐纳德很好的女子，这是福克纳以后还会写到的纯朴的“自然之子”类型的人物。在诸多女性形象中，最有光彩的当推护送唐纳德回家的玛格丽特·鲍尔斯。她明知唐纳德的真实情况，还是愿意嫁给他，并且竟然使他多少恢复了一些记忆。当然，她又一次成了军人寡妇。她是个有着无限忠诚与爱心的善良女性，可惜她是个外来者，不是南方小镇的居民。在这里，南方小镇成了偏狭、自私的同义词。

小说中有两个男性形象值得注意。一个是一言不发的唐纳德·马洪。他因为受了重伤而成为注意的中心，也就是说，成为一个“神”。但这是又一个“正在死亡的神”。而这正是福克纳当时所热衷的T.S.艾略特诗歌中所宣扬的哲理形象，也是“迷惘的一代”所普遍推崇尊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形象表达了福克纳对自己在故乡小镇上不被承认的逆反心理。连马洪的外在形象也与福克纳自己酷似。他穿的是英国空军军服，手小小的，脸很瘦，下巴尖尖的，这些都与青年时期的福克纳一样。总之，马洪是福克纳一心要做到的“自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男性形象是乔·吉利根。他表面上冷酷，不动声色，寡言少语，实际上是个热心肠。他善良、慷慨，并且坚忍。最后这一点是福克纳最为推崇的一种品德。福克纳在日后所著的小说里还会写到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他认为这样的男男女女才是“世上的

盐”<sup>①</sup>。

福克纳写《士兵的报酬》虽是牛刀小试，却已经生动地刻画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个南方小镇的风貌。这个小镇，据书中说，是在佐治亚州，其实它与福克纳日后创作中一再会写到的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并无区别。这本书其实可以列为一部“编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作为处女作，它至今仍让人觉得清新可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才能与潜力。

李文俊

2016年6月

---

<sup>①</sup> 《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都曾提及，耶稣将跟随他的门徒比喻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代序作者注

# 目 录

001 / 代 序 / 李文俊

## 士兵的报酬

003 / 第一章

055 / 第二章

095 / 第三章

149 / 第四章

176 / 第五章

218 / 第六章

252 / 第七章

289 / 第八章

305 / 第九章

## 士兵的报酬

---

## 士 兵

朔风悲鸣着刮过败叶残枝  
枯草战栗在窄径小巷  
伤痛与时光如金色的波澜若无其事——  
嘘，嘘！他已经重返家乡。

# 第一章

## 1

阿喀琉斯：你今天早上刮胡子了吗，士官？

墨丘利：报告长官，刮了。

阿喀琉斯：用什么刮的，士官？

墨丘利：报告长官，用部队发的。

阿喀琉斯：好，继续干吧。

——《老剧本》（约 19—?）

洛，朱利安，编号 ×××，一个入伍不久的飞行士官，曾在空军某中队服役，经验丰富的战友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单翼机”，正瞪大黄色的眼珠，用不满的眼神打量四周。他得了黄疸，很多人都得了这种病，无论军阶高低，从飞行指挥官、将军到年纪轻轻的新兵（更不用说那些初次在战场亮相的野小子，当地法国人赋予其“飞行家”的美誉）；还没等他大显身手，这帮人已经打完了战争。

他郁郁地坐着，懊恼积压在胸口，就连享受卧铺车厢的特权都没能让他的心情好一点，他把军帽顶在大拇指尖打转，洁白的飘带也令人生厌。

“装模作样的干啥，喂，说你呢，伙计！”人称“亚普汉克”的士兵走进车厢，浑身散发着劣质威士忌的酒气。

“哼，见鬼去吧。”他冷冷地回了一句。亚普汉克摘掉头上皱巴巴的军帽。

“为啥，哦，我明白了，是将军——要不就是中尉的命令？实在抱歉得很，女士，我在伙房干活时被毒气熏过，打那以后，眼睛就模模糊糊。是去柏林吗！哈，没错，我们是去柏林。我来了，柏林。我知道你的编号。没千位数，没百位数，调皮而天真的列兵乔·吉利根（确实刚刚入列），没赶上阅兵，没赶上杂役，连迟到的早餐都没赶上。自由女神像再也见不着我啦，就算看到，她也会扭过头去。”

士官洛抬起头，目光深邃。“我说，你究竟喝了些啥？”

“兄弟，我不记得了。我跟别人去的，他上周二搞了枚国会勋章，因为他找到了结束战争的法子。把咱们部队里所有的荷兰人都叫上，每天叫他们喝他的东西，喝个四十天，瞧见了没？什么战争都得滚蛋。懂我意思吧？”

“当然。只不过这到底是战场还是舞场，嗯？”

“别担心，他们分得清。女人们就喜欢跳舞。听着，我泡过一个漂亮小妞，她说：‘我的老天，你居然不会跳舞！’我说：‘瞎扯，我怎么会！’我们一边跳，她一边问我：‘你在部队里做什么？’我回答道：‘你操心这个干啥？我能跳舞，跳得跟将军、少校甚至中士一样好，刚刚玩扑克还赢了四百块。’她说：‘噢，真的吗？’我说：‘那当然，跟我混吧，宝贝。’她说：‘那钱呢？’我还没来得及向她显摆，就来了个讨厌的家伙，问她：‘你是在跟这个人跳舞？’她说：‘是